



## 风雅“消暑图”

路来森

喜欢“消暑”一词。用一种消遣的方式度过夏天，有一份苦中作乐的享受意味和些许人生的乐观与通达。

炎炎夏日固然难熬，但当你用某种特别的态度或方式对待时，或许，它即刻就会成为某种意义上的享受。古人就有将“消暑”的场景绘制于图者，来传达这份欣悦。

消暑的方式之一，是去户外，比如树荫下、丛林中、风口处、水岸边，等等。

“明四家”之一的仇英，画有一幅表现户外消暑的《竹梧消暑图》。画面上有竹林一片，竹林边，一道溪流潺潺流过，溪岸，一水榭探入溪水中，水榭旁是一巨梧，枝杈纵横，婆娑如盖，树荫森森，几乎把整座水榭遮蔽住了。水榭内，一人扶栏而坐，右胳膊放置在栏杆上，身体微侧，望向水面，一派悠然自得。竹林萧疏，林内，两士人各坐一只机凳上，宽袍高髻，相向而望，似在絮絮而语。他们是在谈玄论道，还是赋诗清谈？不得而知。但想来，所谈也一定是高雅之事，若非如此，又怎对得起这一方竹林和流淌其中的清风？林外，是远山如黛，耸峙云天，连绵起伏，为这一片小竹林提供了一个清风飒然的背景。

此等消暑方式，真正是好。翠绿的竹林，潺潺的流水，高雅的文士，还有如黛的远山，一派惬意，一派风雅。最重要的是，这样的环境，还映衬了士人的高洁之气，让人觉得士人的消暑，风雅不只在象，更在骨，在神，在韵。

夏日多雨，雨则生凉。淋雨、观雨、听雨，俱可成为消暑的一种方式。

石涛就画有一幅《山亭听雨图》。“听雨”，亦是消暑。画面中的远景是壁

立的陡崖，崖下是苍松古柳、流水溪桥，一水榭探入水中，与一木桥相连，桥下流水潺潺。水榭内，一男子端坐于圈椅中，目视窗外，一女子手执书卷，立于男子身旁，同样是目视窗外。两人神态安详，薄薄的笑意，似乎在脸上微漾。一场雨，给人带来凉爽，给人带来快乐。亭外，柳枝垂垂，松针披散，雨意迷蒙，水汽氤氲。

亭在山上，人在亭内。山风萧萧，山雨潇潇。听雨，观雨，赏雨，真是一种消暑佳境啊。

当然，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家中消暑，自有一份怡然自得。

元人刘贯道创作了一幅《消暑图》。图中，一文士躺在卧榻，左手拈书卷，右手拂拂尘，姿态宁静安详，仿佛若有所思。其身后有古琴一把，卧榻后的书桌上，放有书卷、砚台、茶盏等，文士风范昭然。卧榻旁边有一屏风，对面侍女两名，一人手执蒲扇，一人则双手抱一包裹，似是主人所需之物。

主人袒腹躺在榻上，很显然，是属于居家消暑。文人，本该衣冠楚楚，可是，在自家家中，放浪一点，又何妨？放浪，却不放肆，有节有度的放浪，更彰显出一份文人的洒脱和豪迈。图中文士其姿态，其装束，其神情，闲散，优雅，很有一种超逸之风。再加上手中之书，手中有书，就不失文士之风范——读书消暑，自是风雅。

这里面，还显出一份“静”：一种静之静，一种逸之静，一种富有恣意感的闲静之静。好像在告诉我们：夏日炎炎，又何妨？读书自生凉，“心静自然凉”矣。

## 题大同火山云海

赵志强

欢歌

流火飞空寄忘忧，  
乘逐逐日夕云州。

赤山岚霭相逢处，  
胜却仙家十二楼。

## 故乡帖

袁秀兰

走进眼里的小草  
似乎比往年更加稠密  
淹过了田埂那道清晰的印痕  
漫过了道路旁一道道陈旧的车辙  
土地因此多了几分绵绵诗意  
岁月因此增添了几许神秘  
夏日的微风夹杂着小草的香气  
远方与远方遥遥对视

湿漉漉的故乡依然藏在记忆里  
父亲与老牛一起  
化身云霓。故乡传来的文字  
丰硕圆润，新鲜亮丽  
绣满绿色的温暖与甜蜜  
忘不了故乡微笑的样子  
小燕子在屋檐下，喳喳叽叽  
唱出的热爱点点滴滴

## 看荷

左世海

最好撑一柄小伞  
在湖畔的小桥  
去感受荷叶托起的那份宁静  
湖水被风揉出皱褶  
几朵荷  
从湖中探出粉嫩的拳头  
然后在阳光的抚摸下  
慢慢舒张

就是一只被湖托起的玉盘  
任圆润的露珠  
稀疏的蛙鼓  
在轻轻的摇曳中滑落

鱼在荷影下游戏  
蜻蜓在花丛间舞蹈  
每一片荷叶

就这样  
荷在湖中静静地望你  
你在岸边静静地看荷  
彼此的默契  
让你忘记燥热  
明白了什么该珍惜  
什么该放下

李海波摄

## “战地天使”何明清与大同首善医院

李生明

7月11日央视《国家记忆》播出《老朋友 战地天使霍尔》，讲述了中国共产国际友人何明清支援中国抗战的故事。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何明清是从大同首善医院走出的“八路军中的战地天使”。

## 养在深闺人未识

在大同古城武定门外，有一栋中西合璧建筑风格的古朴小楼，名为首善医院，曾是大同最早的西医院，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而且有着很深的国际渊源。

1917年，绥远地区发生鼠疫，很快蔓延到大同，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的一位英国籍大夫梅礼，带领来到大同进行防治工作，于次年3月将鼠疫扑灭。后史梅礼回英国度假时经转旋以伦敦圣公会拓展教务的名义，在大同创办西医院，初名为莫斯医院，后正式定名为首善医院，医院建成后即从北京协和医院调来4名英国大夫和护士。当时医院有门诊部、住院部、礼拜堂、办公室、宿舍等100余间房舍。

首善医院由1924年建成的主楼和1938年建成的圣益多雅堂（俗称“小平房教堂”）组成，目前保存完好。主楼坐北朝南，主体建筑地上三层，地下一层，两侧副楼二层。这栋建筑既有欧式风格，又吸收了中国古建筑的特点，特别是楼顶建脊安兽，平面布局左右对称，为中西合璧的典型建筑。位于主楼后面的通敞式教堂，是一座欧式风格建筑，坐北朝南，建筑面积145平方米。

1942年，首善医院被侵华日军强

行占领，改名为晋北医院。抗战胜利后，曾作为国民党十二战区军医院，后改为山西省立大同医院。1947年冬，华北圣公会收回该医院，复称首善医院。新中国成立后，这里曾为职工疗养院，后成为大同市第二人民医院、大同医专附属医院。

多少年来，首善医院因一直隐身在密密层层的现代建筑中而不被人们所注意，可谓“养在深闺人未识”。2013年6月，根据大同城市建设总体规划，二医院搬出，除原首善医院旧址及配套设施保留外，其余均拆除，这处历经沧桑的古建筑旧址才无遮无掩地显露出真容来。2013年7月，大同市文物局接管首善医院。现在医院旧址前立有一块石碑，上面写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大同首善医院旧址 山西省2016年6月6日公布 山西省人民政府立”。经查，为第五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 国际友人何明清的工作生涯纪念地

首善医院走出一位白求恩称之为“八路军中的战地天使”的国际友人何明清。1924年首善医院建成后从北京协和医院调来的护士中，有一位28岁的新西兰女性，英文名为“Kathleen Hall(凯瑟琳·霍尔)”，因为“Hall”的发音与中国的“何”很相近，所以她给自己取了“何明清”的中文名。何明清出生在新西兰纳皮尔，13岁时随全家迁居到奥克兰。1923年，何明清作为一名医务传教士来到中国工作，在北京协和医院待了一年，学习中文和中国的历史文化。之后在大同首善医院工作

一年多，担任该院总护士长兼附属护士学校的校长。之后又到冀南河间和冀中安国的教会医院担任护士长，在曲阳县、唐县乡间巡诊，救助贫苦农民。1935年，她在曲阳县宋家庄建成总诊所，又在唐县牛眼沟村建起一所教堂兼做乡村医院。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何明清随北京协和等几家医院的救护队赶赴卢沟桥战场救死扶伤，并在那里和后来的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相识。1938年日军扫荡曲阳、阜平，百姓流离失所，何明清从教会申领到4万余元赈济灾民。后来何明清参与和白求恩共同为晋察冀八路军从事医药服务的行列中。聂荣臻对何明清格外尊重，曾告诉她：“你信上帝，我们共产党也信上帝。不过你们信的是耶稣，我们信的是劳苦大众，我们就是在为他们工作。”何明清在日记中写道：“共产党人广阔的胸怀像大海，只有他们才能使中国改变面貌。”之后，她利用自己持有英国护照的自由身份，以日军颁发的通行证为掩护，冒着巨大风险，30多次到北平（今北京）购买了大量根据地奇缺的医药品、手术器械以及电池、机油、汽油、电线，有时还藏匿着内燃发电机、收发报机元件等急需的军用物资，辗转送到晋察冀军区的八路军手中，并把一批批经她动员的医生护士从北平带进太行山。她在宣武门教堂、王府井大街和燕京大学分别建立了秘密联络站，北京协和医院的护士郭庆兰在她动员下参加了八路军，后来嫁给印度医生柯柯华。何明清与白求恩在共同战斗中结下深厚情谊，白求恩大夫称何明清为

“八路军中的战地天使”。后来侵华日军将何明清在宋家庄的诊所毁为废墟，还向英国使馆提出抗议，要求把何明清驱逐出中国。

1952年，在何明清等一些热心人士的发起下，“新西兰-中国友好协会”成立。1958年，在中国福利基金会成立20周年前夕，何明清应宋庆龄之邀写下《对艰苦斗争日子的回忆》一文。1960年国庆期间，何明清作为国际友人应邀登上了天安门观礼台，聂荣臻、宋庆龄和路易·艾黎等老朋友与她热情会面。1964年5月，何明清再次来华访问，并最后一次来到大同，特地在首善医院旧址立了许久才恋恋不舍地离去。离开大同，又到河北省的安国、曲阳访问。1970年4月3日，何明清走完了人生最后的路程。根据她生前遗嘱，她的骨灰由她的亲友专程护送到曲阳县，一部分葬于烈士陵园，一部分撒在莲花山上。1990年，91岁高龄的聂荣臻为何明清题词：“救死扶伤，忘我献身，支援抗战，青史永存。”

鉴于这段历史，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组织力量到大同、保定、唐县、西安、曲阳县和北京协和医院、北京海淀区阳台山等地，进行了两年时间的实地调查论证，并两处新西兰访问论证，认为何明清当年创办开办的冀南河间圣公会医院、冀中安国博爱医院、曲阳县宋家庄的总诊所和唐县牛眼沟村教堂兼乡村医院均已拆迁，京外地区唯有大同首善医院旧址实体“硕果仅存”，遂将大同首善医院旧址确定为“国际主义教育基地”。



## 那年·那月·母亲和那代人

高旭东

大同古城内的平城书院，邻高阁（魁星楼），面龙壁（五龙壁），是《大同工业史》编委会所在地，现有“大同人写的，写大同的”藏书逾万册，其中工业类书籍700多册。近日，我在该书院浏览藏书时，一部《大同五中百年史（1918-2018）》让我驻足，大同五中的前身是大同女子初级中学，母亲曾在女中读书，便翻阅书中是否有当时的学生花名册，果真，在书中“1953年入学，1956年6月毕业”4个班中的19班54人名册里找到了母亲刘淑珍的名字，我顿时眼睛湿润了。我19岁丧母，母亲离世时才40岁，距今已有47个年头了。

梦里依稀，往事如昨。母亲在同力橡胶厂工作多年，这是一个1953年建厂、全省规模最大的胶鞋生产企业，她当工人是厂劳模，当过厂政办主任，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任厂党委副书记。那代人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为了工厂的生产发展，学铁人，讲奉献，争上游，有一种“宁可少活二十年，也要拿下大油田”的拼命精神，有一股“顾大家舍小家”“小车不倒只管推”的实干劲头。由于母亲忙于工作，我从小就与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和母亲平日见面不多。记得我上中学时只能等放假，寒假去厂里，每次见她不是在办公室伏案写材料，就是在车间参

加劳动，要么和职工们一起学习。见面时她总要问我：“人困了吗？”而我在中学期间似乎是“后进生”，写过几份申请书，但一直没能加入团组织。我上高中时，与上海“回力”鞋相媲美的母亲工厂生产的“同力”牌白色运动鞋风靡一时，我想如果能穿一双这样的鞋，该是多帅气。于是，我去厂里见了正在胶鞋车间参加劳动的母亲，她的脸上淌着汗珠，我指着生产线的运动鞋对母亲说我想穿一双，母亲用手轻轻抚摸着我的头笑而不语。母亲是制鞋人，结果直到母亲去世，我也没穿上那双鞋。

1977年早春时节，母亲突发脑血管梗，造成偏瘫，吐字含糊不清。听医生说，这是因心脏瓣膜脱落形成脑血管淤堵所致。她住院两个多月，一直惦记着厂里的工作，以顽强的毅力坚持锻炼，自己能下床走路，说话也并无碍。那天上午，她坐在病床上，我坐在她病床边，她对看望她的人们说：“我的病好了，再住几天就能出院工作啦！”等看望她的人走后，她一只手拉着我的手，一只手轻轻地搓摩着我穿的崭新薄呢上衣，说“你不能有资产阶级的虚荣心，工作要上进，要学会吃苦啊！”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两天后，母亲因心脏病突发撒手人寰，这竟是她对我的遗言。

我在母亲的办公室整理她的遗物时，在办公桌抽屉里发现一张她两年前在省城参加学大庆会议又去北京出差顺便到大医院看病的诊断书，上面写着风湿性心脏病5年病状“建议静养”。看到这张诊断书，我潸然泪下。我心里埋怨母亲：“你这么重的病为什么不告诉家人，为什么不让单位知道，不去治疗静养，还要拼命工作？你走了，我可怎么办？”

几天后，厂里在“同力”大礼堂为母亲举行了千余人参加的追悼会，市委工交计政治部姚宾副主任和“同力”老书记、市轻工局王生华局长等领导同志亲自参加，悼词评价她是党的好女儿、职工的贴心人，她不顾病体，忘我工作，呕心沥血，献出了年轻宝贵的生命。此时，在场的许多人都满含热泪，女工们更是泣不成声。

“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这句歌词唱出了我的心声。母亲走了，但酸甜苦辣都懂得，男儿当自强。求知若渴的三载寒窗，市属工业企业、市体

改部门的“爬格子”岁月，数十载党报新闻工作生涯，每当我遇到困难时，母亲那忘我工作的神情便在我眼前浮现，激励着我学习、工作甘于吃苦，以苦为荣、苦中有乐。我曾荣获1998年度“大同市劳动模范”，2001年11月被省新闻工作者协会表彰为“首届山西省十佳新闻工作者”。

徜徉平城书院幽静的小院，我不禁心潮激荡，浮想联翩。我想起当年母亲的那张“建议静养”诊断书，体味着母亲生前视党的事业重如山，一心扑在工作上的那般情感，真是“这薄薄的纸，厚厚的情啊”！我想，正是包括母亲的那代人有爱党、爱国、爱厂、爱岗的炽热情怀，有忘我劳动、无私奉献、艰苦奋斗、勇往直前的拼搏精神，才挺起了国家大业的脊梁，才会有当时大同工业企业的发展篇章和工交战线的一曲曲凯歌！眼下，大同“老工业人”中有许多人已经故去，许多人也已进入暮年，我们应当对那个年代“老工业人”艰苦创业的峥嵘岁月和不懈奋斗的可贵精神深怀崇敬之情。喜看今日，改革开放方兴未艾，高质量发展主旋律催人奋进，我们这些“修史人”决不能懈怠！

《大同工业史》编纂办公室供稿，欢迎社会各界赐稿，来稿请发至平城书院邮箱：pcsy22@163.com)



## 奔跑的光

李季

手电筒，曾经是很多人家中唯一的家用电器。白天，放在桌上；夜晚，放在床头；走夜路时，拿在手里。那一束银白色的光，陪伴我们走过了一段段高低不平的土路。

手电筒的构造很简单，电镀的金属外壳把钨丝灯泡和碱性电池连接到一起就成了。而这简单的手电筒，却是我们小时候百玩不厌的玩具。大人不喜欢我们玩手电，怕耗电，母亲每次见我玩手电，总要笑着说：大傻瓜玩手电。那是大人不了解孩子们的乐趣。我们对天上照，妄图让那束光奔跑月亮和星星上；我们对着自己的手照，看着透明的血红的指和手掌，百思不得其解；我们对树上照，再用脚使劲踩树干，树上熟睡的知了被惊醒后，就会纷纷飞到光圈里；我们对着远处的萤火虫不时按动开关上的红色按钮，一闪一灭地照，萤火虫就会提着它们的小灯笼来到我们的身边；我们对着小伙伴的眼睛照，就会引来一次次追打和笑闹。

我们不光晚上玩，有时候白天也玩。我们把手电筒拆开，把外壳当成单筒望远镜，放在眼睛上，装模作样地观察“敌情”；把圆锥形的聚焦反射镜片贴在耳朵上，把带弹簧的后金属盖

放在嘴上，互相发电报、打电话，通报“敌情”，指挥“战斗”。玩过后，在大人回家之前再组装好，放到原处。大人再用的时候，打开手电，光束散开了，他们对墙而旋转上盖，调整一下反射镜，重新聚焦就调好了。

过去，乡村不通电，更没有路灯，夜间外出只能靠手电筒来引路，手电筒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串门走亲戚，回得晚了没带手电筒，主人一定会找出家里的手电筒让客人拿上，第二天再送还，这样就多了一份来往。村里放露天电影的夜晚，光柱四面汇聚而来，再分散而去，是人的大聚会，也是手电筒的大聚会。孩子们在放电影的场地上挥舞手电筒，年轻人在路上乱晃光柱，光柱与光柱交叉着飞舞出乡村难得的热闹时光。

从火把、蜡烛、灯笼、油灯、马灯到手电，移动照明工具的发展有着漫长的历程。手电筒可以说是起步晚，发展快，材质、功能不断推陈出新，样式更是越来越丰富，能把人看得眼花缭乱。

样式多了，用处却少了。以前每夜不能离开的手电筒正在慢慢淡出我们的生活。然而，那一束束银白色的光，依然奔跑在记忆中的乡村的夜晚。那乡村的夜晚，是那样的宁静，那一束束光，是那样的明亮。

本版投稿邮箱 Email: dtyungang@126.com